

岁痕漫笔

◎ 贺守纯 著



忆海钩沉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贺守纯，祖籍山西省天镇县，1937年生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历任汾西矿业集团机电工程师、高级讲师，现退休。爱好收藏，集火花十几万枚，亚洲火花协会会员，多次接受媒体采访；喜爱写作，在《世界新闻报》《金融时报》《华盛顿新闻报》《集邮》《当代矿工》等报刊发表散文、游记七十余篇，曾担任《当代矿工》杂志文字校对。

责任编辑：李建华

装帧设计：吕添石



官方微信

官方网站:

www.bywy.com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2937089130>

微博:

<http://www.weibo.com/beiyuewenyichubanshe>

ISBN 978-7-5378-4812-1



定价：80.00元（全2册）



忆海钩沉

岁痕漫笔

◎ 贺守纯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WEN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痕漫笔：全2册 / 贺守纯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6

ISBN 978 - 7 - 5378 - 4812 - 1

I. ①岁… II. ①贺… III. ①回忆录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5298 号

书 名：岁痕漫笔（上、下册）
著 者：贺守纯
责任编辑：李建华
装帧设计：吕添石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 - 5628696（发行部）
0351 - 5628688（总编室）
0351 - 5628692（综合项目部）

传 真：0351 - 5628680

网 址：<http://www.bywy.com>

E - mail：bywychs@163.com

承 印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618 千字

印 张：41.25

版 次：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7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378 - 4812 - 1

定 价：80.00 元（全 2 册）

自序

一生中,让人特别感到兴奋快活的事情实在不多,倒是几十年的波折坎坷经历提供的丰富素材成为我晚年发挥的余热,写出来供读者沉思默想……个人事、家事、国事、天下事同台演绎,记录于此重温历史,有趣而且不无好处。这里,绝无“诉苦”的初衷,只是一个真实过程的记录,意在将这些记忆及经历作为一种精神遗产,通过阅读者对经验教训全面辩证的思索,使其对待人生的态度更加积极,在人生的路上参照前人迷茫避过弯道走得更踏实。

不可能有先见之明,好事坏事的遭遇都源于一个未知的客观规律。家族兴衰及个人几十年的意外事都是这个“规律”的赐予。陌生险峻的环境考验人的意志及运气,似乎在听天由命,实则个人的耐心坚持、渴望生存以及顺应人事环境的意志信念在为通往目标的跋涉增添着力量。事物都有两重性。顺境未必感觉良好,逆境反而能给愚钝浑浊的大脑注入智慧、豁达和灵动。凡事都事出有因,凡人皆各有短长,不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性格决定命运。遭遇许多不愉快的事,究其原因不能怨天尤人,实多为自家的言行失当或者气运不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国泰民安,欣逢盛世,生活无忧,和谐小康。看半生风云,一切尽付笑谈中。在有限的日子里与时俱进,享受现代快乐与幸福,是最好的生活态度。

顺应潮流,纵向比较,河东河西,知足常乐。过去的已成历史,未来的尚未可知,只有现在才是时运送给我们的最好礼物!有哲人言:“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抵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是你过去幻想的未来。”

贺守纯

2016年6月

目 录

家事萦梦

我的家族·····	3
黎明前夜·····	56
政权更迭·····	69
云城记忆·····	80
离家自立·····	109
1957 年之春·····	119

那年那月

脱胎换骨·····	139
牛鬼蛇神·····	229
两派之间·····	240
边村岁月·····	273

好事多磨

右派之后·····	325
恢复工作·····	399

后 记·····	485
----------	-----

家事索梦

我的家族

父亲、母亲

父亲贺祜，字天民，天资聪颖，尤善文笔。他在宣化中学读书时即投稿，有感而发信手写来投无不中，以稿酬而少年自立。父亲 1927 年毕业于北大新闻系，他的成名作的灵感多来源于底层生活和再婚后的情感波动，被称为“西北三杰”，也正是写了《兵匪祸》《莲幕集》《啍啍儿》和《悼亡妻》等这些诗歌、散文与小说，被《中国近代出版史》以篇名收录。其中，《悼亡妻》获 1930 年优秀散文奖。著名作家阿英（钱杏邨）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王向远《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1840—1937）》及《现代语文》2006 年第 11 期有这样的文字：“写乞丐爱国还有贺天民的《啍啍儿》。作者选择乞丐做主人公是富有深意的：国难当头，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乞丐都奋起救国，上演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之举，衮衮诸公也应该觉悟了吧？通过这种构思，小说给读者极强的冲击力，每一位读者都要扪心自问：我难道还不如乞丐爱国吗？……”小说写一位叫啍啍的乞丐一路行乞翻山越岭从北京到古北口慰劳抗战将士的故事。可见青年时期的父亲颇有忧国忧民的情感。

父亲早年任《大公报》记者，后任《察哈尔日报》《国民新报》《民生导报》主编；1931 年在张家口创办《商业日报》，担任发行人兼总编。

母亲高美荣，北京贝满女中毕业。1920 年起从教，1935 年至 1940 年在张家口卫理公会传道部妇女部工作，任基督教卫理公会华北教区妇女青年干事，兼任儿童会、张家口女师及培植学校教师。新中国成立后任大同矿中、大同矿务局技工学校教师。

母亲是清末民初第一批知识女性。母亲所属的高氏家族，从清朝起，就信奉基督教，但我却未见过她认真祈祷过，实际上她是很唯物的。所谓上帝，对她来说，只是免费或优惠提供受教育和就医机会的施舍行善者，事实上母亲受惠于此，才有了读书的机会。

母亲和她们那一代女知识分子一样，为上层名流男士所注目。这一族教会妇女也正希望通过婚姻的阶梯改变自己的命运，母亲则想着至少以踏入豪门望族的门槛，彻底改变蔚县西合营老家穷潦多舛的乡土风水。

外祖父经柴沟堡教友（商人、同乡）武某介绍，建议母亲嫁给刚刚歿了原配夫人阮氏的父亲。

提起柴沟堡聚英堂，提起天镇县贺家，整个察哈尔省几乎无人不晓。那时父亲是记者。令人眼热的家道，各有在京读书的经历，使姥爷和母亲不再去想更多的事情。倾慕富裕的生活条件以及父亲的才华，姥爷终于在 1928 年母亲 25 岁时与贺家联姻。

我的那位从未谋面的阮氏母亲，临终前只留下“不要让孩子受制（受苦）”一句话便驾鹤西去。就在大哥七岁、二哥五岁的时候，后妈来了，我们虽然都在教会学校念书，假期却常被接到了“聚英堂”姥姥家。

二哥从此再没回过贺家，大哥也随之离家读书做事去了。从此贺家分离为实际上的几个营垒，或遥相心印，或踪影不见，或患难相助，家族成员以各自的禀赋和命运游离于东西南北，在世事叵测的夹缝里艰难地生存着……

父母信仰不同，嗜好性格迥异，随着时事的演进，父母亲也曾努力克制，努力弥合这种先天的沟缝及以后的遗憾，但最终父亲带着一生的踌躇和志向在 44 岁时离开了这个世界，母亲则以她羸弱而坚挺的脊梁独自挑起生活的重担，把我、三哥和四哥抚养成人送往自立之路。她独善其身，终老寡居，于 1983 年病故，时年 80 岁。

诗书传家

河北柴沟堡西门外有许多骡马店，其中最大的是贺家开的。如同一个中转的驿站，这种店可以向过往客户提供食宿方便，有运货的简易马拉板车，也有舒适的马拉客车——做工精巧的半圆形布蓬车厢里，铺着厚厚的毡垫。

小时候，我和两个哥哥，还有父亲母亲，就是乘坐一辆或分乘两辆这种车，沿着高低不平的古道，穿过西洋河回家探亲的。我们很少回家，生长在城里，读书在城里，但对家乡独特的风景很向往，那里带给我们的欢乐是别处无法体验的。

贺家没有不识字的白丁，至少都能读书看报。小脚的奶奶也读过许多书，爷爷则通四书五经，是清末的举人。村里，文化很难派上用场，城里人的生活习惯需要改变。考验母亲的是纳鞋底、搓蓆面及农家活计。对这些母亲并不陌生，蔚县娘家就是穷人家。她在京读书虽由教会出学费，但生活费还要自理，为了省钱再供同时在潞河中学读书的二舅的费用，衣着鞋袜只能自己缝。1924年9月至1927年6月在北平灯市口贝满高中读书时，举行学生运动会，她仿照成衣一针一线为自己和舅父缝制了运动衣。到了村里，凡是村里女人们可以干的事儿，她几乎都会，她还把绣花织毛衣的技艺传授给别人。所有这一切也是父亲故去的几十年里母亲独撑家业的基础。

祖父很尊重母亲，说话讲究分寸，间或还加入一些子曰诗云，想以此挫磨母亲的优越感。这对母亲的确起作用，说起背古诗写文章，母亲很差。许多一般的应用文常由父亲代笔，而父亲对数学近乎一窍不通。母亲则教了一辈子数学。他们相互取笑，以己之长比人之短。对于农村的度量衡的运用及账目收支结算，母亲得心应手，是极好的记账先生。爷爷为此多次要母亲辞去城里的事为他掌管家财。母亲答应了一半，开学时则又走了。起初，大约是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父母情感尚能融洽。此时的父亲正在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候，他已是著名的记者和自由撰稿人；母亲则因嫁给了“异教徒”而被免去了教会的职务，还曾一度辞去教书的工作。她想融入农家的田园生活做操持家务的贤妻良母。可以说七七事变前父母和我们都感受过和谐美好的家的温馨。

母亲不仅短时间内学会各种农家活计，更会经常用自己从城里带来的马达粉、金鸡纳霜等施用于认识或不认识的病人身上而不收取分文；以后母亲还学会了拔火罐、刮痧、扎针放血等许多民间办法为人治病。母亲只要回到村里，除了必戴的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外，和乡下人别无二致。父亲母亲在城市和乡村间不断地转换角色，以应对不同的环境和人物。

父亲拿着笔和记事本，步入街市察访民情，走进政府采访上层要员，在

张家口至京津一线父亲已颇有名气。他还经常随便抓起一个题目，扩展想象的空间创作文学作品，从而跨入专业作家的行列。那时的父亲踌躇满志，干练而精明，那时应是1930年前后的十年间，是他学有所成风华正茂的时候。

祖父贺登元和他的另外两个兄弟贺大元、贺金元，更注重把有限的钱用于儿子的读书，使他们汲取知识开阔眼界。祖父名下没有横跨三省的大兴渠及绵延数十里密植大渠两岸的树木，但是他拥有声名远播的父亲，这使他能够常常在村人面前举起一本杂志、一份报纸骄傲地说：“看看，看看我们天民的文章！”父亲在村时还不断将文稿投出去发表。父亲因此成了祖父的“宝贝”，与贺大元坚辞高官回乡修渠的嘉行懿德形成两注耀眼的光束，引起“聚英堂”的注意，他们遂将两位千金小姐分别嫁给了父亲贺祜和大爷贺英，现在可以在张家口市志中见到父亲身世的记载，而贺大元（贺英父）则以修建大兴渠的义举成为山西名人。

夜半歌声

外祖父高悦出身蔚县（原属察哈尔）有名的教会人家。高姓一系早在清道光年间就是基督耶稣的虔诚信徒，因此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教会的恩赐。我的叔舅爷（外祖父之弟）受教会资助在张家口、北京、南京读书，成绩优异，被保送美国留学，毕业后成为北京教区主教，并娶天津名门闺秀为妻。我见过这位老太太，约在1955年前，那时她已年过九十，至九十五岁无病而终。叔舅爷有五个女儿，没有儿子，一个女儿在山东农学院教书，其余移居海外，老三是印尼华侨，在雅加达办一所私人医院。我是在北京胡同看舅父时见到老太太的。舅父和老人共住在一个四合院内。老太太，我称舅姥姥，性格古怪而乐观，大家睡梦中常听到她的“夜半歌声”，满院被吵醒，她能把“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啊”的抗美援朝歌曲唱得很响亮。有时她会把我叫去陪她说话解闷，听她悄悄唱教会歌，足见老太太是蛮有政治头脑的。她给远在印尼的女儿写信由我代笔，那里的女儿定期给她寄钱来。她家里雇一个保姆，负责给她做饭并陪她上街。翻开老太太的相册，我见到舅老爷在美读书的生活照，更多的是他去世时隆重送葬的场面照片……我写下这一段，是想说任何人在艰难的时候都有

十分幸运的人，老太太是所有亲戚中唯一善始善终、长寿快活、福贯一生的人。

二舅 1948 年以前是培植学校校长，也是教会牧师，后者是主职。他由于毕业于美国人办的南京神学院，后又长期和外国牧师一起传道，所以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晚年病危处于昏迷状态依然能听出外孙背诵英语的错误。二舅在张家口曾养过许多羊，由侄儿高举助工卖奶增加收入维持生计。1948 年后举家迁入北京，一群羊换了两头荷兰奶牛，据此在公私合营时被划为“小业主”，他到卢沟桥奶场当技术员，并给使馆区送奶，算是用了他的会说英语的一技之长。二舅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是我所念小学的校长，很会讲话，公众场合或私下交往都显得很有风度和亲和力。

教会学校

培植学校是一个古老的学校，至今该有一百年的历史了，现在是张家口十六中。张家口西坡山下有一片开阔的草地，一条被山水冲开的沟壑分开以一座步行木桥相连接的两个大院，西院住着外国人魏牧师、戴牧师和森牧师，还有一所教会医院的方楼。东院是培植学校，全称是张家口市基督教私立培植学校，以前是培植中学。我读书时那里只办小学。学校东北角有一个低于操场一米多的“坑院”，新中国成立后我和母亲住在那里，同院的有二舅一家，还有一位癆病卧床的姨妈。

癆病（即结核病）在那时是极难治愈的传染病。我每天给姨妈送饭，有时她会从枕头下取出一张十万元面值的金圆券，让我买一个烧饼。已订婚而未完婚的姨夫和姨妈感情很深。在山东齐鲁医科大学毕业的姨夫，是柴沟堡人，虽然已知姨妈身患绝症且治愈无望，但他却恪守信义，珍惜曾与姨妈一起度过的中学时代的美好记忆，一直不断来信寄药，药是红色维生素丸，信件则由我读给姨妈听，信的末尾总是“以马内利”祈求上帝保佑姨妈平安。这时的姨妈闭目凝神很动感情，眼角常常流出渴望美好未来而又无可奈何的悲伤的泪水。

培植学校的西北方向是一个三角形的院子，大家称之为三角院。三排平房，一排比一排短，我的家是第二排，我在这里长大。这个院子及周边人家

全都信教。堡子外的东关教堂是母亲礼拜天必去的，她为牧师讲道前的齐唱做钢琴伴奏。母亲只识五线谱，简谱是以后学的。

〔附张家口基督教〕

清同治四年（1865），华北公理会派美国传教士孺理夫妇到张家口创办公理会。清光绪元年（1875），美国传教士罗雅各在张家口西豁子建造礼拜堂、男女学校、养病院及职工宿舍。1900年，瑞典人森德本来到宣化传教，设立教堂，定名内地会。1909年美国外洋布道会（美普会）派海涅尔来张家口接管了公理会的财产和教务。1941年改为卫理公会，并扩充了培植中学，建立了长城神道院，设张家口基督教。张家口主持第一届临时年议会，设立三教区，由武文蔚、姚树德、高进贵任教区长。生得本、魏好仁为布道司。同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张家口辖区教会及学校均受敌伪控制，日军封锁了所有敌占区的英美系统的基督教会，查封接管了所有教会的教堂、学校和医院。几位接近美国人的中国牧师包括二舅逃避不及，被囚集中营，逼问美国人反日活动，后由教团保出。美国人魏牧师被俘，后于日美交换侨民时，被释放回国。

《商业日报》

父亲从不信任何宗教，但和教徒有来往。父母婚事的牵线人柴沟堡武某就是教会人士。作为职业报人，广交朋友是必然的职业需要，因此对社会习俗颇多染指，而母亲则只生长生活在教会的圈子里，对教会不容或她认为不良的时尚风情绝无接触，也很反感。这些为父母亲不断加深的情感危机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病根。回想起来，父母亲尚能平和相处的一段时间，是在日据前的平远头。也许是那里远离了城市的喧嚣，远离了人生观的激烈碰撞，大家面对蓝蓝的天空和清新的空气，面对淳朴的乡土人情，再加上日复一日单调的家务及春种秋收的农家琐事，才使他们没有了争论的话题。也只有在这个时候，父母似乎才能表现出他们真实的心地，才能找到共同的伦理纲常。他们也从淳厚的乡下人那里体验了人间真情。

村里的王老汉口外落户，辛苦经营牛羊。正在生意兴旺的时候，一帮持枪的响马，强令他交出银两，王老汉稍有怠慢即遭殴打，财物牛羊被抢一